

虹霓
著

危险游戏

昔看编辑部故事

今观杂志社传奇

道德文章

名人轶事

灵魂高尚自流芳

多行不义必自毙

作家出版社

危险游戏

危险游戏

危险游戏

虹霓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险游戏/虹霓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1
ISBN 7-5063-3436-4

I. 危… II. 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1202 号

危险游戏

作者: 虹 霓

责任编辑: 石 湾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制版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90 千

印张: 14.5

插页: 3

印数: 001—8000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436-4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

晨光中，南国的信城显得生机盎然，特别是城市的中心广场，很自然地划分出几个圈来，有打太极拳的，有跳交际舞的，有绕广场走圈的，还有围着大树练功的，但这都是些成年人。孩子们则多是些跑步、跳绳、打羽毛球及背外语之类的活动……年复一年，除了赶上恶劣的天气，这里都会是这般景象。

然而，这份安宁与祥和却被不久前的一声巨响打破了。

位于城市中心竣工不到三个月，名为“虹”的大桥，随着一声巨响坍塌了，同时受到伤害的还有二十余人以及一辆卡车、一辆手扶拖拉机和两辆三轮车。

已是初秋，气温一天比一天低，市民们对于找出“凶犯”的呼声像汹涌的巨浪向市政府涌来，市长值班室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新上任的市长刘金水眉头紧蹙，背对着支开一条缝的窗户，听着“虹”桥施工单位的法人魏常法颠三倒四的解释。

突然，刘金水怒不可遏地喝道：“行了，你给我停住，就给我讲讲，你一个罐头厂，怎么就搞起施工承包来了呢？”

“哦，哦，简单点。”魏常法用手抹着脑门上冒出的汗水，眼珠不停地打转转。“这事情过去的时间长了，我一下子想不特别那么清楚了。哦，”他好像想起了什么，抬起头苦笑着说，“这不，当初，为响应市政府的号召，企业自救，我们厂里的一班领导，反复考虑，开始是想搞果茶厂来着，当时，果茶在北京、上海、天津大城市还有些市场，另外考虑，罐头厂啊，改做果茶设备不用添加太多，所以，我们几个负责人，还亲自跑了两趟北京，请轻工部食品

研究所的工程师做过详细的——”

刘市长听着听着来了火，“啪”的一声，把手里的材料摔在了桌子上。“我让你简单点说，你倒给我扯起老黄历了，这样吧，你给我先回去，从头简练点，写个过程来，主要是你怎么拿到‘虹’桥工程的全过程，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明白了。”魏常法一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像获释的在押犯点头哈腰地退出市长办公室。

雨后的北京气温骤然下降，天刚蒙蒙亮，《流芳》杂志的总编林易像上了发条的闹钟，“哎呀”一声大叫，从床上咕噜起来，光着脚站在地板上犯愣。妻子被他吓了一跳，睡眼惺忪地说了句“疯啦！”便狠狠地调了个身睡了。

自从昨天晚间新闻报道了信城“虹”桥事故后，林易的脑袋随之嗡的一声，蒙了。夜晚，他躺在床上翻烙饼，怎么也睡不着觉，好不容易迷迷糊糊了，竟然一只巨虎向他扑来，声如洪钟，吓得他魂飞魄散，一不留神竟掉了悬崖，耳边风声鹤唳，身子在空中直线下落，“咣当”，好像砸在了石头上，脑袋嗡嗡作响。

许是妻子熟悉的声音把他唤了回来？林易醒了，发现自己正站在地上，便嗖地钻回到被窝，不想暖烘烘的被窝竟令他周身的神经一阵紧张，他疑惑地瞧了眼背对他躺着的妻子，确定自己是在做梦。

这回他真的是睡不着了，干脆靠在床头，望天。过了一会儿，他下意识地拿起了电话，先是拨信城的区号，然后是……拨到最后一位号的时候，他停住了手，然后想了想又把电话放下了。

房间里除了钟表的滴答声，只剩下妻子均匀的呼吸声。

突然，房厅里传来有人用手拍打大门的声音，“嘣嘣嘣嘣”！透着没文化，妻子小娟没好气地蹬了林易一脚，“今儿怎么了，连觉也不让人睡，愣着干吗？还不看看是谁！”说罢用被子捂上了头。

林易起身犹豫犹豫地往门口走，听了听喝道：“谁呀？”

回应的声音很急：“是我呀！林总，我是魏常法。”

真是想曹操，曹操就到。林易迅速地打开了两道铁门。一股寒

气随着魏常法灌进了林易的家。“怎么，魏老板，这么一大早的，有什么急事儿？”林易热情地往客厅里让着客人。

魏常法怀里抱着一只木箱，猫着腰边走边寻找着落。“林总，真对不起您，这么早，吵您不得睡了。”说着，他把木箱摆到了茶几上，林易把一杯热茶塞在了魏的手里说：“您先坐，我去穿件衣服。”然后转身进了睡房。

整整两年了，自从魏常法接了“虹”桥工程后，就再没露过面，今天他突然到访，肯定是为桥的事。“这孙子！”林易心里暗暗地骂着，穿上睡袍回到了客厅。

魏常法正摆弄着木箱里的物件，一见林易便伸手捧了出来。林易眼睛一亮，顿时被魏常法手中的这尊金托玉佛定住了神，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啊，宝物啊！”

好一会儿，林易眨了眨眼问：“哪里弄来的？”

“缅甸，本该早就送来的，都怨我瞎忙，这不，存在我那快两年了，反正是份心意，早送和晚送都一样，您也不会跟老弟计较不是？”魏常法举着玉佛偷眼望了望林易。此刻林易正张着嘴，眼睛紧盯着那尊佛，好像忘了魏常法的存在。

“这玉的成色够份儿，冰种。”林易从魏常法的手中接过玉佛，对着墙上的射灯仔细地鉴别着。“当然，送给您的东西还敢有错，您一肚子学问，我家老少三代加起来也比不了。”

“别这么说，咱们还是有缘，一个年代出生的，又都当过兵，说别的就扯远啦！”林易既像是提醒，又像是订正。

“对，对着哩，论年龄我还得叫您声哥呢，您属羊，我属猴，可是您看您干的事业有多大，我可能是这辈子也追不上哥的一半了。”魏常法感叹着。

林易的嘴角往上微微地翘了翘，恭敬地请玉佛坐在了客厅的古董架上，回过头来说：“那我就不跟你见外了。”说着，林易习惯性地用手来回地理了理头发，深深地坐进沙发，侧脸道：“说吧，您肯定是有啥事了，不然不会大清早跑来。”

魏常法张了张口没说出声来，扑通一下跪在了林易的面前。林

易没料到魏常法会这样，赶忙起身搀扶，“你这是干什么，有事说事，这算什么？”

“大哥，我对不起您，您给我帮了那么大的忙，可是被我干砸了。”说着他又要下跪，被林易一把拉住了。

两年前的一天，一个农民企业家模样的人，找到了《流芳》杂志社。这个人就是魏常法。他拉着总编林易的手，对《流芳》杂志赞不绝口，诸如大人物小人物都登啦，连市长也登啦。并且憨憨地非要邀请总编吃饭不可。那回，一直闹得把饭吃完了，林易才弄明白，魏常法是想邀请林易去采访他们市的一位副市长。

当时林易问了他两个问题，一，你和副市长有私交吗？回答是没有，而且副市长也不认识他。事后证明，魏常法说的是真话。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推荐这位副市长？得到的回答是，他是我们市里最好的领导，老百姓都说他好。副市长的名字叫倪德任。

林易不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人，可是那天他被魏常法打动了，面对一个普通、朴实的企业家，他觉得这代表着地方老百姓的请求，他不能拒绝，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尽的责任，更何况自己也需要通过《流芳》交一些在位的朋友。

两天之后，林易在魏常法的陪同下奔赴信城。

临行前，林易与信城市府办取得了联系，那里听说是京城新闻单位，很快向倪副市长汇报了。于是，也就有了接下来的故事。

到达信城市的时候，已是晚间。市府接待办的王主任亲自把林易接到了信城市迎宾馆，并且给林易安排了0218的套间。林易请王主任与倪副市长尽快确定一下采访时间，并且希望当晚就与王主任聊聊。

王主任是个很老到的接待办领导，因为没有摸清楚倪副市长的态度，所以，他很有分寸地对林易介绍了有关倪副市长本人曾经对外公开过的情况，之后便告辞离开了迎宾馆。

林易不禁对魏常法这个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表面上给人的感觉是厚道、朴实，而且可信，但实际上呢？对于人的两面性的问题，林易历来很想了解。“索性就当成是上堂课吧！”他给自己莫名

的举动找了个理由。

《流芳》杂志自从去年以来陆续刊登过三五位在职或退二线的政界人物以来，在全国的期刊界可算是脱颖而出，虽然有几家大刊物在做着类似的事情，但《流芳》却以它的可读性，善于展现政治人物的坎坷经历、内心世界甚至“隐私”而夺目。加上今年以来在发行上吸取了一些“武打”手段，尤其在铁路部门、邮局部门、“二渠道”分别做了些工作后，渐渐地市场上也被铺开了些。因此，无论走到哪个城市，即便是县级市吧，多少也都能找出个知道《流芳》杂志的人来。别的不用说，单就信城市对于主编林易的接待规格来讲，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看来这一年来，豁出血本，还是大有成效的啊。林易躺在套房的大床上思忖着。

翌日的采访进行得十分顺利，倪德任副市长非常配合，不仅谈了许多关于他个人的经历，而且还谈了一些适合《流芳》口味的趣事，并尽可能地提供了相关的政绩资料和图片。

更令林易出乎预料的是，倪副市长除专门为之设置了丰盛的午宴之外，晚餐后还特为林易安排了由市歌舞团演出的专场晚会，这在林易一生中还是头一次，可以说是他从事新闻工作以来受到的最高礼遇。

记者嘛，人也，这一点，倪副市长看得很清楚，如果不能把记者本人感动了，就别指望通过他的笔去打动自己想打动的人们。因此，高规格的招待，甚至于使用出乎记者们意料的招待，在他这里都很见效。

整个晚上，林易始终处在亢奋的状态中，内心里说不出的一种感受，演出结束，在演员们的掌声中，倪副市长邀请林易一同上台和演员们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这个晚上林易没睡好，第二天，林易起得晚了些，等他来到小餐厅的时候，倪副市长的秘书小许正在等他，许秘书和林易握着手说，倪副市长上午要参加常委会，不能陪他用早餐了，请他谅解。

林易只淡淡地说：“不必客气了，市长工作忙，能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已经对我们很支持了。”

小许给林易盛了杯牛奶说：“倪副市长让我跟您约好中午一起吃饭。”

林易伸手向后理理头发道：“好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倪副市长真是一个很细心周到的人啊，信城市有这么一位领导者，是这里百姓的福气啊。”

小许听了林易的话，连连点头道：“是是，您说得很对，倪副市长，为人，那是没说的。好人。”

吃过早餐，许秘书亲自将林易送回房间，并将一卷报纸卷着的东西塞给林易：“这是市长让我转交的，是我们市里书协主席的一幅长卷，留个纪念。”然后告辞走了。

半上午的时候，林易把魏常法找了来。一走进林易的房间，魏常法就感慨地说：“都说记者是无冕之王，现在我算是开了眼了。怎么样，我们的倪副市长人好吧。”

“不错，是既有思想又能干的新型干部，这要感谢你的鼎力推荐啊。”这其实是魏常法最想听到的话，可这时他却连连摆手：“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在信城换任何一个老百姓，都会这么干，只要他们请得动您。”

“哈哈哈哈哈！”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闲聊中，林易才知道，魏常法并不是当地人，而是早年在广东当兵，因为找了个信城市的对象被安置在此地的，纯属西北人南迁。

有人说，凡是有过军旅经历的人，凑在一起无论是哪一部分的，瞬间就能消除距离感。这话果然不假，就连带着疑惑的林易，此刻与魏常法的关系也迅速地递进了一步。

林易诚恳地邀请魏常法中午一起和倪副市长吃饭，可魏常法却是坚决不肯：“绝对不行，您们都是大人物的聚会，我一个乡巴佬，可不敢，可是不敢！”这回他是举着双手一起摆动的。

林易本想借此机会帮着魏常法与市长建立关系的，也算是一件善事，没想到魏常法却显得这么熊气，“不行，你如果不一起吃这顿饭，那我也不吃了。”

魏常法一听就急了，忙说：“别别别，好好好，我听您的，可是我天生就怕领导，和市长一起吃饭，我该怎么好呢？”

“你这人呐，市长也是人，是人民的公仆，你跟公仆一起吃饭有什么可怕的？”此刻林易的语气就像劝慰刘姥姥的王熙凤。

“话是这么说，可人家公仆都有车坐，有秘书跟着的，咱老百姓哪就敢随随便便就和市长吃了饭呐？”

看着魏常法一脸的憨厚，林易“噗嗤”笑了，说：“你看你，改不了的部队作风，上下级分得那么清楚，你在人家的地面上做生意，没棵大树靠着还行？”林易说这话的时候注意到，魏常法像鸡啄米似的不住点头。

面对驯服，往往能够增添人的力量。林易断然地说：“就这么定了，中午可不许你走哇！”

一辆黑色奥迪车准时将林易接到了位于市区的临江渔港大酒楼，倪副市长已在香江厅等候了。一见面，两人分明已成了老朋友，相互牵拉着一同入席。

刚准备坐下，林易突然想起了魏常法，只见他正十分拘谨地站在一旁，尴尬地笑着。忙给倪德任介绍。“倪市长，我给您带来了一位朋友，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那位！”林易最后的两个字说得很重。

魏常法立刻凑上一步，递上自己的名片道：“倪市长，总在电视上见到您，我叫魏常法，是咱们无县罐头制罐厂的厂长。”

“哦，好好，坐下，坐下再说。”倪副市长接过魏常法的名片，直接交给了许秘书，“怎么称呼来着？噢，老魏，今天凡是走到一起来的全是朋友，谁也不许称呼职务，显得生分。”倪德任说。

林易第一个表示赞成：“好，这样好。”

魏常法紧跟着对林易说：“那，我就叫您大哥！”然后又冲着倪德任，“我不敢乱叫，不知道叫您二哥，我配不配？”

倪德任呷了口茶：“不是说好啦，你是林大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然后对许秘书说，“记着，不论林大哥在不在场，魏老弟来找我不能挡啊。”许秘书只是笑着点头，没出声。

林易接道：“老魏好福气啊，你的父母官可是个爱民官呢，以后有事尽管请教。”

魏常法乐得什么似的，嘴张得老大：“倪市长，不！二哥，”说着他给自己脸上打了一巴掌，“你看我这不争气的嘴，二哥，难怪老百姓都说您平易近人，这回我是亲身领教了。”说罢竟鼓起掌来。这时，冷菜已摆好了。

从这以后，魏常法与倪副市长神速地变成了挚友。

在到达信城的第三天中午，林易粗粗地整理出了一个初稿，并决定马上与倪市长约一下，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

电话中，倪副市长的声音显得有些怪，“老林嘛，你在宾馆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到。”大约过了一刻钟，倪副市长出现在了林易面前。

许秘书见领导有事要谈，便对倪副市长说：“我先去办事。”关上门走了。房间里只剩下倪副市长、林易和魏常法三人。“老林呐，情况有些变化！”倪副市长说起话来有些吞吞吐吐的。“怎么了？”林易关切地问。

“我考虑再三，虽然换届，我的希望最大，老百姓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最担心就要退下来的牛市长，他对我一直很栽培，我怕他老人家看见杂志对我的宣传，精神上会受刺激。一旦产生这样的效果，那我可就惨了。”说着他拍拍林易的肩膀，“咱们都不是外人，您看看能不能再采访一下我们的牛市长，给他一个特写镜头，这就把我救了。”说着，他向魏常法递了个说不清含义的眼色。

林易面带难色，“不成啊，我的题目已经报回去了，题目为：《信城市百姓的好当家——倪德任》整本杂志就等这篇东西了，”他把陶娜交给他的稿件往桌上一摊，“现在换题目换人，来不及呀。”

其实，如果算上倪德任，《流芳》介绍的市长不过才是第三个，而且都是副手，如果能介绍一把手，当然是林易求之不得的，但他却显得很不愿，“老倪，我们可是冲你来的，如果不是老魏把我们硬拉来，恐怕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下一期的编辑了。”

老魏在一旁跟着点头：“是啊，林总真是给面子，百忙中被我

拉来了，您就别谦让了。”还没等倪副市长开口，进来一个小伙子在倪副市长耳边低语了几句，倪德任点点头道：“好，拿进来吧。”

“刚好我们这运来了些土特产，都是乡镇企业做的，请您二位鉴赏一下，提提意见，以后有机会也帮着宣传宣传。”倪德任对着林易道。

那小伙子把东西抱进屋，放下之后就出去了。倪副市长亲自打开包装考究的纸盒子，从里面取出一只椭圆形的硬木盒，再一打开，林易惊异地脱口而出：“你们这里产端砚？”

倪德任接口道：“不是产地，只是加工点，石料都是广东运来的正宗货，从清朝起，我们这儿就有个老手艺人，专门做宫里的活，现在的厂长就是他的重孙子。”林易瞟了一眼魏常法，见他憨憨的没什么反应，便说：“见识过就行了，这太贵重了。”

“这是他们厂用来宣传的样品，在你们大城市觉得贵重，在我们这就是土特产，不足挂齿。再说了，你大主编第一次来信城，也可以加强印象，以后有机会也好多报道报道信城嘛。”倪副市长继续对林易说，“林总，我知道，《流芳》唯你说了算，您就为我多担待点吧，走走走，先吃饭去。”

午饭后，倪德任走了，由魏常法陪送林易回到房间。魏常法一边给林易削苹果，一边试探着问道：“大哥，你看倪副市长说的那事行吗？”

林易叹了口气，“事儿是能理解，只是。”林易欲言又止的样子。

“大哥有什么您尽管说，老弟想办法。”

“哎，你不知道，在杂志社我大小是个主编，亲自出来采访，完全是看在你老弟的份上，而且，三四天过去了，题目我也传回去了，老倪又要换题目换人，你说，这事让我怎么对手下交代。我那个副总是上边派来挂职的，老跟我较劲，这下，他非猜疑我搞什么鬼不成。”

林易站起身，把裤腰往胸口上提了提，“你我都是当过兵的人，心眼直，凡事自己心里坦荡就行，可别人不这么看，得找个说得通

的理由，你懂吗？”

“什么理由？”魏常法茫然的目光仿佛是在听天书。

“比如，唉，算了。”林易欲言又止。

“你说，你说，大哥，只要小弟能办到的，”魏常法显然受不了林易欲说又不说的劲儿。“那好，我也不外道了，比如除非是你能给我们二十万元的赞助。”

“二十万，大哥，我们那个制罐厂，现在用的钱还是贷来的，下边虽说有个建筑公司，两年了，没揽着一个像样的工程。”魏常法急得什么似的。

“就是嘛，我就知道和你讲了也没用，不过没事，就当我说。”

好一会儿，林易显得十分焦躁地在屋里踱步，魏常法一旁抽着闷烟。

“大哥，”魏常法把烟屁在烟灰缸里狠命地一按，像下了天大的决心似的，“原本打算我慢慢地来，现在也只好求助于您了。”

林易皱了皱眉头，投去疑惑的目光。

“大哥，倪副市长主管城建，这您都知道了，眼下，市中心的那座大桥要重新修建，据说市里打算投资五千四百万元，我估计，只要大哥出面帮我说说，这事就没跑了，大哥如果帮老弟这忙，钱不就有了！”魏常法的眼光变得炯炯有神，与先前那个餐厅里的模样判若两人。

“这行吗？这么大的工程，市里还不得招标？”林易说。

“我可以参加投标，咳，招标还不是面上的事，只要大哥出面帮我争取一下，我拿出千分之三来给大哥，这也是合法的。”

“噢！”林易一怔道，“我不要你的钱，你如果说话算数，就把钱给《流芳》吧！”然后又追了句，“那就千分之八吧。”魏常法头一歪脸突地红到脖根，像认头似的，“大哥就是大哥，痛快！”

不久，新出版的《流芳》杂志封面，刊登出了信城人民熟悉的牛市长的照片，而魏常法则挑起了为信城人民建造“虹”桥的重担。

两年过去了，林易怎么也没想到，为公家赚了一笔钱，却把自己搭进去了，其实当初他就知道魏常法公司的实力，但是那么大一笔钱，足够他有实力请个好的施工队了，谁想到会有今天。如果愣要是找相关的事责任人，自己绝对难逃法网，有谁会知道，自己是被人利用了呐，而且是被一个制罐厂的厂长拉下水的，真是“憨厚人是钢刀”，这话一点也不假。

后果有些不堪设想，想到自己的奋斗，想到自己付出的一切，想到自己的女儿，想到部里即将进行的机构精简，林易越发感到眼前的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必须尽快地甩掉他。

林易面带平静地对魏常法说，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糟，顶多是尽心没尽力，下边人不争气罢了。魏常法着急地说：“大哥，不是这样，工程上的事，我都能对付，关键是，我们现在的市长抓住不放，一定要我说清楚，工程是怎么落到我手里的。”

“哦！”林易不冷不热地皱了皱眉，心想，真厉害，看来得想个办法才能脱身了，“那，倪副市长呢？”林易问。

“他早就调到临市当一把手去了。”魏常法一脸苦涩。

“行了，我都知道，你先回去，我想想看，想好了我打电话给你，不过有一点，你要咬死，工程是经过招投标的，其他的，闭紧嘴，都会过去的。”林易礼貌地下着逐客令。

魏常法走了，林易的主意也有了。

2

差一刻八点，一辆黑色奥迪 2.2 驶入 K 部机关大院，停在办公楼前。陈子良副部长怀夹一只黑色的公文包下了车。“陈部长早啊！”有人不断地和他打着招呼，“好！好！”他也不断地回应着。

在国家机关工作，奥迪车的排气量或者车子的牌照号码相当于军队干部身上的肩章，无声地向人们显现着乘车人的级别或身份。

陈子良早年曾担任过首长的秘书，离开首长后曾出任某机关秘书长，三年前才正式调入 K 部任副部长兼部党组副书记职务，正值五十八岁。这个年龄在有功利色彩的人看来，如果不能再上一个台阶的话，人生将是到达“辉煌”的巅峰了。然而，对于这个年龄的干部来说，如果身体十分健康的话，其实是思想最成熟、经验最丰富，最具干大事业能力的时期，正是人生冲刺的年龄。

陈子良恰恰是属于这个阶段的高级干部，他的个人爱好多，也就是读读书、散散步，不吸烟，但酒可以喝一点点，噢，还多少喜欢下几步围棋和象棋。也许是与长年有规律的生活有关，猛眼看上去，他给人的感觉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中等身材，走路来不拖沓，很有弹性，尤其是上楼梯时，脚步没有半点迟缓。

走进办公室，秘书李强已经到了。他先接过部长手中的包，然后，把一摞等着签字的文件摆在陈子良的办公桌上，转身说：“部长，上午的机关党组会九点半在第二会议室；另外综合司的李成刚才来电话，说上午想来找您。”陈子良想了想说：“来吧，现在就可以。”

这段时间，K 部的一号人物黄部长因患心脏病在家休息，日常

工作都是由陈子良主持，因此他参加的会议就显得多了一些。

李成很快就来到了陈副部长的办公室。不知为什么，陈子良每每见到李成，都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活力、激情、机敏、果敢、向上、渴望，仿佛就是自己的影子。

那是在一次去日本考察的时候，李成给陈子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年轻有才气，积极肯干，敬业，业务熟练，不自私，会为人”，所以不由自主地对李成不同于其他人。

见到李成，陈子良放下文件，扬起头：“小成，来来来，坐下，最近在忙什么？”

“咳，瞎忙，凑合。”李成回答着部长的问话。

“凑合，可是个中性词，好坏参半？”陈子良打量着李成。

“真是什么也瞒不过您的眼睛。”李成感慨着。也许是他心知陈部长对他的赏识，所以，他有话愿意对陈部长说，不论说对说错，从陈部长眼里流露出的那种慈祥对他就是一种鼓舞。甚至有些时候他很想激激老头儿的火，看看老头儿被激怒时的模样，但是他一直未能如愿，反而对陈部长更加敬佩。

“部长，我们局的人可撙挑子了啊，不知何去何从。”李成边说着边观察部长的表情，“看我干什么，继续说呀。”陈子良摘下花镜，然后又带上显出很关注的神情。“听说，咱们部要减掉四分之三的人，这也太多了吧。”李成张开手数着，比如我们处，五个人，我一个，还有两个副处长，两个干将，减谁呀？按现在的工作量，简直是一个都不能少。到现在还有好几个大项目的考察、审核都没做，就因为没人，一旦出了事可都不是小事。”李成滔滔不绝地说着，陈子良耐心地听着。“我们处的几个人还好，还在干，但心情都不好。”说到这里，李成打住不说了，目光直直地投在了部长的脸上。

“说完了？”陈子良问李成。“说完了，就这事儿，想跟您说说，不知道怎么办好。”

“怎么办？”陈子良和蔼地说，“你是共产党员吧，那就先放下个人去向问题，把国家的利益装在心里。至于个人的留去，不想是

不可能的，包括我在内，我也想，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子，怎么平衡自己，这是关键。有的同志刚刚工作几年，还有的同志已经工作几十年，比如你小成，三十四岁正处级，咱们办公厅的孙副主任，五十二岁副局级，但是他可没有撂挑子，前天晚上十一点还在加班，我不想讲大道理，我希望从你这里开始，要有一个姿态，带领你们处的同志，调整好心态，把工作做好。我相信，在现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你有这个能力。”

陈子良的话虽短，李成听了，心里觉得热乎乎的，甚至有些激动。看人家陈部长，面对整个部机关人员调整的压力，还开导我，给我做工作，他的压力有多大呀，我还来添啰嗦，真有些对不起人家对自己的器重。

想到这，李成故作轻松地对陈子良说：“真奇怪，天大的事，听您说说，心里就畅快了，那我先回去了。”“好，安心工作。”陈子良挥了挥手，李成转身走了。

陈子良继续埋头手中的文件，但此刻他已难于专心了，李成的话让他十分担忧，部里的同志会产生情绪，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问题的严重性，陈子良却没有估计足。他不得不放下文件，给自己点燃了一根烟。

最近陈子良开始吸烟了，并且吸得有些勤，一包烟，还不到两天，只剩下三根了。女儿为了限制他的烟量，特意把香烟交给了秘书小李，所以，每星期小李都会根据情况，把一包烟放在陈子良办公桌的右手抽屉里。

“哎，”陈子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又重重地吐了出去。三百多人的部机关，只给他一百二十多个名额，一夜之间，他就成了人们目光的焦点。必须减掉的近二百名公务员，每一个人，甚至他们的家人，都可能在注视着他。

在中国干事，什么事都好办，惟独难办的就是人事。这都是有历史教训的，谁不知道国有企业的负担重，早就知道，但谁敢碰，谁碰谁就会头破血流。为什么？其中就包括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健全，长期以来的低工资收入等等，这不是某一个企业，某一个